

I247.5
3870

最新李凉作品集

红顶记

延边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赵东寅

封面设计:郭羽丰

红 顶 记

(台湾)李凉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延边发行所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750 千字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599—613—X/I·191

定价:28.80 元

目 录

楔	子		5
第 一 章	天灾		5
第 二 章	请将		10
第 三 章	接班		20
第 四 章	策谋		27
第 五 章	初遇		34
第 六 章	谈情		40
第 七 章	追妻		45
第 八 章	俏蜂腰		55
第 九 章	迅变		60
第 十 章	借金		68
第 十 一 章	缉凶		72
第 十 二 章	巧计		82
第 十 三 章	三情		86
第 十 四 章	相煎		91
第 十 五 章	帝位		100
第 十 六 章	绑架		104
第 十 七 章	火蛟		109
第 十 八 章	探查		117
第 十 九 章	情债		121
第 二 十 章	中伏		124
第 二 十 一 章	奇女		128
第 二 十 二 章	异人		133
第 二 十 三 章	奸狡		142
第 二 十 四 章	卖身		148
第 二 十 五 章	鹰劫		154
第 二 十 六 章	五六折		160

最新李凉作品集

第二十七章	逼婚	164
第二十八章	邪谋	172
第二十九章	摄魂	179
第三十章	狡徒	190
第三十一章	智挟	201
第三十二章	摊牌	205
第三十三章	王亲	215
第三十四章	谋变	220
第三十五章	空城	228
第三十六章	兴师	236
第三十七章	伏刺	244
第三十八章	正邪	258
第三十九章	护驾	264
第四十章	登基	270
第四十一章	追击	279
第四十二章	烈女	285
第四十三章	瑜亮	293
第四十四章	日月	298
第四十五章	立功	305
第四十六章	激战	309
第四十七章	异军	318
第四十八章	罩门	328
第四十九章	破功	335
第五十章	左窍	339
第五十一章	智火	363
第五十二章	真假	364
第五十三章	狼魔	373

楔 子

康熙、雍正皇朝年代，资本主义已萌芽，直接促进封建经济空前繁荣，造就了无数富商，巨贾，财团，其商业组织皆称为“帮”。

“南宝祥”、“北亿嘉”为首推之南北第一大财团，经营事业横跨钱庄、票号、船运、粮盐、丝绸、药材、陶瓷、矿产……等庞大产业，俨然控制南北经济命脉，素有南北双霸天之称。

“宝祥钱庄”乃汉人“圣兴社”又称“圣帮”之组织所控制，“亿嘉票号”（注：即钱庄。南方称钱庄，北方称票号，亿嘉以经营票号为主）乃满人望族鄂达所创办，当时其成立宗旨，确有和江南“圣帮”一别苗头之态，而获得无数人及皇族支持，发展至今，已有“皇帮”之称，然不论其如何努力，于汉人居多之南方，“亿嘉票号”始终无法跨越长江流域，一展鸿图，由此可知“圣帮”在汉人人心目中之地位，已非满族势力所能驭控。

南方除了“圣帮”外，另有“鹰帮”及“漕帮”两大势力。“鹰帮”原是南方首富，可惜改朝换代后，已被“圣帮”击败，沦为老二，“鹰帮”始终不服，随时想扳回颜面，争夺激烈可想而知，“漕帮”即为后世“青帮”之前身，原乃反清复明人士所组成，然历经郑成功，白莲教等多次革命难成，已化为漕运工人等秘密组织，潜伏四处，除了等待机会外，亦发展成相当惊人之经济势力，已可三足鼎立于江南。

经营商事，最忌沾上种族、国仇之争，“圣帮”却处于“皇帮”、“鹰帮”、“漕帮”之商业，满汉种族、明清国仇等意识形态强烈斗争中，而其能屹立百年不坠，全凭掌舵者能力及聪明才智，故“圣帮”之总掌舵又称“圣爷”，不论其年轻或年老，皆握有绝对指挥，控制权，宛若皇帝般权威。

百年来“圣帮”虽经大大小小波涛，皆能安然度过，唯有雍正皇朝十三年，不但雍正皇帝突然暴毙，“圣帮”亦遭受空前危机……

第一章 天 灾

钱塘江口正肆虐着超狂风，指粗骤雨支支如利箭穿射江面，卷带烈风横扫四面八方，江洪涛涛滚掠，挤向反冲海啸狂涛，直若狂龙斗怒蛟，撞得浪花一幕幕暴天掠地，岸边腿粗柳树受之不及，纷纷齐腰折断，渡口船支更落浪中巨盆，硬被捣过来潮过去，不断相互撞击，较瘦小，腐旧者皆因不耐撞击，因而裂舱进水，甚至翻覆沉没，或有逃避不及之船家，全数落水，在几

声惨叫挣扎后，照样灭顶。六月飓风在狂肆虐下，纵是巨船，亦显得渺小，无助而危机四伏，尤在三更半夜出航，更若鬼哭神号，身临地狱，与玩命无异。

“圣兴号”的确拚过老命想出航，然在飓风逼迫下又折返钱塘江口，随狂风骤雨起伏摇晃着。“圣帮”船运发达，操船撑舵好手亦不在少数，然此时却只能勉强维持巨船不沉，无法再出航，船员不断与巨浪搏斗，只求平安无事。

领航者年约五旬，一身锦袍，原是高高在上的“圣帮”掌门左海瑞，此时却显得惊慌失措，直叫着：“船队可回？船队可安全？有消息么？”面对暴雨密布，涛涛巨浪，根本瞧不清五丈远近事物，无人能回话。

左海瑞仍鼎立船头，凭着多年的修为功夫抵挡暴雨吹击，他已一身湿透，仍不肯放弃搜寻，复又喊来“圣兴号”护法高蛟，问道：“高鱼不是去搜了？怎么会没消息？”高蛟年约四十，平头劲脸，留有短鬓，身材壮硕，出航喜穿黑背心，故晒得一身黝黑，其能当上“圣兴号”护法，皆因其航海技术一流，水功到位，乃圣帮不可多得好手，故被倚重，高鱼乃其弟，一身水功更了得，专长于险中救难，此次圣帮船队出航，突逢飓风，高鱼见已被指派前往救助，左海瑞故有此一问。

高蛟未见弟弟，怎知消息，然情况恶劣，他亦颇为担心，道：“若有消息高鱼必定能处理，圣爷何不请回，毋需在此冒险。心想若飓风仍不停，引起真正海啸，恐连巨船皆不妙，掌门身系全帮安危重责，实不宜冒此险。左海瑞急切道：“不成不成，此次航程事关重大，我一定要等到消息，能不能再出航？”

高蛟道：“都已出航三次，全被迫回，除非用羊皮气球筏，否则巨船根本行不通。”左海瑞不禁泄气道：“可有羊皮气球筏？”

高蛟道：“万万使不得，操此筏，得有我弟弟那种水功夫才行，圣爷请稍安勿躁，何不一先回，毕竟一趟船出事，于圣帮来说，应该挺得住。”左海瑞急道：“你不懂，此趟船关系重大……”忽又觉得不能多说，道：“退去吧，一有消息，立即回报，不论是哪艘船，我都希望不要出事。”

高蛟应是拱手而退，心头却纳闷不解，凭圣帮财力，纵使五艘船全都沉了，亦应非啥大事，何况以前也遭受暴风雨，沉了七艘，也未见掌门急成这个样子，难道船中另有值钱货？否则以米粮，铜矿等物，有何好急的？他想问，却因身分，不敢开口，且走一步是一步。狂风暴雨中，复又挣扎一更次，忽见海面上浮出羊皮气筏，随浪涌来。

高蛟深知弟弟回来，登时回报，左海瑞急切奔往左船侧，直道人呢人呢？皮筏一片空白，不见人踪，高蛟道：“如此巨浪，高鱼必定躲入水底，以减少波击，除了换气他是不会浮出水面。”话方说完，忽见船边巨浪击后，一

黑影如飞弹鱼射而出，正是高鱼，他已距船不及十丈，轻功再腾，弹掠上船，其身着一身黑水靠，和哥哥一样壮挺，身材却显得更修长，灵敏如鱼，五官不大，但劲中带秀，耳朵却大得出奇，且可晃动，亦可罩护耳洞，确是潜水好材料，他方上船，两耳不停晃弹水珠，但因事急，立即拜礼道：“回圣爷，五艘船恐全数沉没。”

左海瑞乍闻，脸面抽变道：“当真？你可搜仔细？”高鱼道：“百里之内已无船支，除非他们早已赶往镇江，否则无一幸免。”

左海瑞急切道：“怎么会在镇江？完了一切都完了……该怎么办才好？”急得四处踱步，任暴雨烈击衣脸，仍不知闪避。高鱼道：“船是沉了，但沉到海底，若有贵重物品，待风平浪静，再捞不迟。”

左海瑞目光一亮道：“你有把握捞着？”高鱼道：“船身未解体，大约有五成机会，但若解体，恐难度较高……”

左海瑞又显失望：“如此重物，若下沉撞击，岂无解体之理。”高鱼，高蛟相问何物，但帮规甚严，掌门不说，无人敢问。

高蛟见圣爷失魂落魄，在此狂风暴雨情境，恐有意外，遂道：“圣爷请回吧，船已沉，搜索该告段落，其他事，待雨过天晴再设法如何？”左海瑞知已无计可施，纵是失望却也得打起精神稳住一切，深深吸气，暗道：“一切待奇迹了。”转向众人道：“回航吧，此事不准走漏任何消息。”

高蛟，高鱼等人同声应是，立即调动船舵，顺着巨浪驶往专用港口避难。高鱼则解下右臂绳索，不断扯收，终把羊皮气筏拖上船面，他原以绳索和气筏相连，故能在涛天巨浪中来去自如。

巨船行地往专属港口左海瑞匆匆下船，直奔暗处。港口风浪较小，巨船不再颠晃，高氏兄弟让手下休息，两人却满头雾水，猜不着沉船所载何物，圣爷怎么如此焦切？难道此事将危害圣帮安危？然高氏兄弟仍对圣帮信心十足，毕竟百年来大风大浪皆已安然度过，何在乎此次小事一件。

左海瑞甚快返回圣帮杭州总坛。书香世家古朴宅院，瞧不出王公贵族族子显眼豪华建物，唯一能感觉其气势者，乃其占地数甲之森森宽广庭园。

左海瑞升任掌门已有五年之久，他和哥哥风格迥异，较为浮华，故在东阳另筹海瑞楼，乃圣帮最豪华者，他正于海瑞楼密室，找来老总管郭良儒，会商大事。郭良儒已逾六旬，一身儒装，鬚髯飘逸，极显智慧，其乃继承父亲郭良为圣帮总管，不但辅佐前任圣爷左海宁有功，左海瑞亦留在身边所用，可谓世袭，故对圣帮了若指掌，且忠心耿耿。

郭良儒见得左海瑞一身湿漉未换，即唤来自己，知必有大事，不敢怠慢，立即追问道：“出了何事？”左海瑞一脸的苍白道：“大事，运往镇江的船沉了。”

郭良儒道：“航运走久，多少遇风浪，沉它几艘，并不足以伤根本，圣爷

莫要太惊慌自责。”左海瑞道：“你有所不知，船表面运粮，铁沙，铜矿，暗地里，运的是黄金。”

郭良儒道：“黄金？有多少？”左海瑞道：“库存货，足足三船，数千万两。”

郭良儒道：“数千万两？”左海瑞苍老着白脸点头道：“都沉了……”

郭良儒立身而起，心肺怦动：“圣爷玩笑可开大了，要运如此多的黄金，至少也该跟属下商量商量，一次失去数千万两，就连大清皇朝的皇帝也受不了，此举已危及圣帮存亡，您可知道？”左海瑞叹道：“我当然知晓，当时之所以想运走，乃是鹰帮最近在杭州活动频繁，我想镇江或海宁乃我派秘密大本营，将黄金藏在那里，必能更安全，由于此事越隐密越好，故某和你商量，谁知老天故意找碴唱反调，来个大天灾，落得如此局面，此实所料未及”。

郭良儒叹道：“如此巨额损失，就算努力十年也未必弥补得了，何况全是现货，如此失金，要是有关来大银票兑换，咱根本拿不出来，圣帮随时会倒。”左海瑞道：“有何方法好收拾，你替我拿个主意。”

郭良儒道：“能打捞寻着？”左海瑞道：“恐怕得一段时间，且只有五成机会。”

郭良儒知大海捞物，并非易事，然失此重金，的确危及圣帮根本，盘算过后，仍觉棘手道：“看来只有把消息压下去，以圣帮信誉撑着。只要不引起恐慌，来个全国兑现，也许可以撑过此次灾难。”左海瑞道：“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例如向关系事业或他人调银子周转周转？”

郭良儒道：“不妥，不妥，此时此刻若四处调款，必定引起疑心而穿帮，一切以稳住阵脚为优先。”左海瑞在无从可施之下，唯听此意见，决心隐瞒此事，郭良儒为免让其泄底，催促快快更换湿衣，左海瑞亦知轻重，立即奔往其住处，换得干净绣金锦袍，恢复威严气势，原以为此事就此掩去，谁知圣兴号船长高蛟已奔来求见，左海瑞接于密室，急切直道：“出了何事？”

高蛟道：“鹰帮可能知晓沉船之事，方才已来了一艘，不断打探有关我帮消息。”左海瑞眉头一挑，冷道：“问啥名堂，沉几艘船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高蛟道：“他们不只打探沉船，还问沉船是否全是黄金，又说圣帮沉了千万两黄金，快完蛋了。”左海瑞、郭良儒闻言同詫，不敢相信消息传的，如此之快，左海瑞急道：“胡说八道，怎有此事？”

郭良儒道：“他们找谁打听？”高蛟道：“直接找圣兴号，且要我等投靠，态度嚣张，属下总觉他们有备而来，故先行通知，也好主子有个防范。”

郭良儒道：“你做的很好，回去守船吧，且稳住弟兄，是沉了一些银子，但根本伤不了圣帮，莫要中了鹰帮离间之计”。高蛟一副信心十足，拱手拜

礼而去。

左海瑞急切道：“你怎能说失了银子；他们迟早会乱，此和隐瞒原有所违背。”郭良儒道：“是稍有违背，但他们并非呆者，圣爷冒雨亲自寻找，若非重物，岂会如此，故说明失银总比失金好！”

左海瑞心念一转，倒也懂了，道：“便如此说，但鹰帮怎么如此快即找上门，难道消息走漏？”郭良儒沉吟后说道：“对方若往附近渔家打探，或可能是瞎猜，但直接找上圣兴号，多少有几成把握……？”

左海瑞冷道：“谁敢走漏消息，帮规处理。”郭良儒道：“人多嘴杂，也许有人无意中露了痕迹，就算未露迹，鹰帮亦情愿如此想，消息迟早会传开，纵使谣言对咱们却是事实。”

左海瑞道：“那该如何？”郭良儒道：“除了尽快找回失金，恐不易避开此关，毕竟数量庞大，天下无人能借调，除了当今皇朝，但圣帮和满人总带着奇异且似敌似友的关系，最好也别让雍正皇帝知晓圣帮处境，否则更不妙。”

左海瑞焦切万分道：“亿嘉票号的“皇帮”呢？咱可迂回借去。”郭良儒摇头道：“不妥不妥，若是小数目或可应付，若数目太大，必遮掩不了他人耳目，不但“皇帮”不行，连“漕帮”等其他帮派也借不得。”

左海瑞道：“那不是坐以待毙？”郭良儒难以回答道：“圣爷此次惹的麻烦可大了……，且走一步算一步。”说完不禁暗叹，自己一生奉献圣帮，就连父亲及儿子未来前途亦可能因此断送，想来无限感慨，他素知目前此位圣爷好大喜功，但从未料到他会做出如此惊人之举，金库守在总坛谁敢来犯，他却自作聪明移位，惹来如此难以收拾局面，难道就验古人所训“富不过三代”命运？左海瑞亦后悔不已，挣扎中仍不肯坐以待毙，心念转处，当机立断道：“我得全力找回金块，我想辞去掌门一职。”

此言又是霹雳一击，郭良儒诧异道：“圣爷想辞掌门，不再担任帮主？”左海瑞道：“不错，除此之外，无法隐秘而专心找回失金。”郭良儒亦知圣爷位重权巨，根本无法私自失踪或离去，道：“可是圣爷一走，由谁接掌掌门？大少爷么？”

左海瑞露出神秘黠笑道：“不，胜超经验尚不足，无以担当大任，掌门一职还是还给我那堂侄仲仪吧，我原从他父亲手中取得此职位，现在还他亦是应该。”原来前任圣帮掌门乃左海宁任职，然五年前一次海难，左海宁身亡，尚未立下接班谕令，情急中由其弟左海瑞接任，否则照以往规矩，乃左海宁之子左仲仪最有机会接任掌门，左海瑞算是平白捡了便宜，其当然全力栽培儿子左胜超接位，但突如其来想让位左仲仪，倒让郭良儒大感意外。

郭良儒道：“圣帮虽未规定传子不传贤，但圣爷想把掌门传回仲仪之手，未来恐不易再取得掌门一职了。”左海瑞道：“我了解，其实掌门原就是

我大哥所拥有，我只是兼差罢了，何况我也惹了麻烦，总要全心全意地弥补过错，此时还位予我堂侄，亦算向天下有所交代，也了子我一桩心愿。”

郭良儒当然不信其所言，毕竟他为栽培大少爷左胜超继位，已花费了不少的心血，怎可能临阵放弃？其小必有缘故，心念转处，终有所了解，原是左仲仪在五年前未能接替父亲掌门一职，已放逐自己沦落天涯海角，听说混得极差，若找他来继位，充其量亦只是替死鬼，他怎能把圣帮如此庞大基业搞好？何况在失重金之下，左海瑞若让儿子继位，那才大大不妥，他倒是拨好算盘，先行让位，待找到失金，且于仲仪无法整顿圣帮下、自能轻易夺回掌门一，如此既能避祸，又能掌权，何乐而不为。郭良儒想通此理，然他身为总管，只有忠于圣帮，忠于圣爷，又怎么敢出言挑拨，道：“既然圣爷有所决定，属下全力以赴就是，但若您传位于仲仪，属下亦只能听令于他，毕竟祖先发过重誓，郭家一生以圣爷为尊，一生忠于圣帮。”

左海瑞声道：“自该如此，我就是欣赏你的忠心，这么多年来，全亏你的帮忙，圣帮方能蒸蒸日上，未来亦得靠你的长才，仲仪虽是我的堂侄，但也是圣帮一分子，你自该帮他，何况我也未脱离圣帮，全是一家人。”郭良儒道：“多谢圣爷体谅，然若新掌门问及失金事，属下仍得实话回答，否则将犯了欺瞒之罪。”

左海瑞脸面稍动，他原想隐去，但得知这者总管就是这副脾气，恐不易改变，道：“说吧，且说我是无心之过便可。”郭良儒道：“帮主的确无心之过，属下将说明，倒是你有意退位，不知何时可通知于仲仪少爷回来继位？”

左海瑞道：“越快越好，只要找到，我立即让位。郭良儒下令，立即安排手下寻人。

对于左仲仪变得何副模样，德行，两人揣测不断，左海瑞希望一如往昔，烂得一塌糊涂，也好背此黑锅，郭良儒希望别太差，否则实在无法向圣帮交代，以及愧对前任掌门，毕竟他亦和左海宁交情匪浅，纵其己身故，亦有责任在身。

第二章 请 将

京城，八大胡同，旺兴赌坊正灯火通明，赌客厮杀不断。旺兴并非最大赌坊，格高亦不高，但算是老字号，讲信用，且有官家后台硬，不易出事，故虽龙蛇混杂，却乱中有序，来此豪赌，皆能尽兴，三更未到，已聚集十余桌，杀声震天，好不热闹。

靠在窗口，一处银子台，挤满赌徒，正为庄家连开六把“大”而欢呼叫好。“第七把还押“大”么？”一名短眉瘦脸中年赌徒既信且疑地说：“当真这

么哪？”他已跟着粗须亮眼汉子押宝，连赢了六把，已想收手。

亮眼粗胡汉子拭去额头汗水，喝道：“当然大，赌就是这么邪门，你不信，它偏开大。”十数两银子往“大”抑去，再拭汗水，无比畅快。赌徒一阵叫嚣，信邪与不信邪各占一半，然跟着押“大”者只有三成，那短眉瘦脸赌徒犹豫并未下注，庄家陈三子细眼一瞄，邪笑道：“兄弟，好气魄。”由于赌注并不大，他开得轻松愉快。银子一晃一开，又是“大”，赌徒一阵欢呼，慨叹。

亮眼粗胡汉子激情捏着双拳，喝道：“好个‘大’，看是时来运转，再接再厉。复把银子扞往‘大’，瞧得赌徒休目惊心，结果连开了十二把‘大’，庄家已开始手软，亮眼粗胡汉子还是押‘大’，吓得庄家准备换人，道：“兄弟，你胆子可壮，连押十三庄，面不改色。”亮眼汉子带劲道：“怕什么，人生就是赌，说不定明儿出门被马车撞死，何不今率先爽一下。”赌徒一阵附和，然无人跟着下注，只愿看好戏。

庄家道：“碰上不要命的，难怪赌运欠佳，换人换人。”转向左近等待已久的一名二十上下的漂亮姑娘，道：“你来，我制不住他啦。”闪往一边。那女子名叫小芹，赌功不弱，已升领班，接过银子，也不多说，只对亮眼粗胡瞄一眼，笑道：“金爷，你混那么久，今天运气最好，赢了不走么？还押‘大’么？”

亮眼粗胡汉子笑道：“当然不走，正赢，手气正好，当然押大，快开。”小芹笑道：“别把全部家当押上，留几两翻本吧。”伸手将其赌注拿退五两银。

亮眼粗胡汉子哇哇大叫道：“怎么可以摸我的银子，挫我锐气？”小芹笑道：“这是为你好，久赌必输，没听过？除非你是郎中，可惜你不是。”

亮眼粗胡汉子喝道：“我是来炼人生，人生就是赌，我全家家当都输了还怕你这一把，快开庄。”小芹笑道：“只有开赌场，当庄的人才看得透，赌徒能有几人能看得透？”亮眼粗胡汉子喝道：“有道理没道理，总得看牌，开开开，快开。”其他赌徒催促着，小芹笑道：“就开了。”伸手掀杯盖，赫然是双么一个六共八点“小”，赌徒一阵唉呀叹失望。

那亮眼粗胡汉子亦唉呀一声高叫：“我的银子。”小芹笑道：“没有了，一场空，爽了十三次，一次收回。”已将数百两赌注回收，并将旁边五两银推回亮眼粗胡汉子，笑道：“幸好有五两保命钱，你慢慢玩吧。”笑得酒窝深陷，十分迷人。

那亮眼粗胡汉子轻叹道：“不错，得意忘形绝无好下场，只好从头来了……”掂着五两银子，不断检讨方才行为，想悟出诀窍，人生似的，其他赌徒碰上此情形，必觉庄家手气旺，纷纷转台子去了，独剩亮眼粗胡汉子和小芹对赌，形成有趣情景。小芹笑道：“你倒是能屈能伸，百两银子一把也敢押，现在两个子儿也没关系。”

亮眼粗胡子叹笑道：“大丈夫能屈能伸，而且这就是我的人生，一夜之

间倾家荡产，我若不如此，早就自杀死了。”小芹道：“怎么火烧房子，还是遇盗匪亦或被官方充了家当？瞧你人模人样，沦落至此，敢情另有隐情。”总觉得此人英气暗藏，两眼精亮定非凡人出身，只是一身落拓，看是落难至此，亦颇有同情，否则方才未必肯替他退了五两银子，对他只知他自称姓金，混在赌坊恐有三月之久，可惜段续而来，了解不深。

亮眼粗胡汉子叹道：“不说了，说我家财万贯，天下首富，总没人相信，现沦落至此，怎么说都不对，赌吧，唯有在赌场，机会才是平等，任谁都要靠骰子定输赢。”又押了两个子儿。小芹道：“家财万贯？天下首富，呵呵，金爷可爱说笑了……”家财万贯或多或少有一点，然这“天下首富”恐言过其实，她就甚难相信了。“金爷还是把握你两子钱吧。”

正待开庄之际，忽有一名年轻俊挺书生行来，玉骨扇摇曳生雅地掀着，笑道：“我相信他是天下首富，这银票就是他家的。”一张银票直往“大”押去。此举顿让小芹诧异：“千两金票子？”一次押千两金，出手当真豪阔，不禁多瞧了俊书生一眼，此人面貌清秀如世家弟子，优雅隐含高傲神情，实有目空一切之态，那千两金对他似根本不算什么，到底是何来路？那锦袍书生笑道：“江南宝祥钱庄银票，和京城亿嘉银票同等信用可靠，姑娘不必怀疑。”

小芹正瞧着宝祥钱庄大字及印文，那亮眼粗胡汉子却自一份，似认出来人，赶忙起身，抓起二个钱子，道：“有人赌大，我不玩了。”甩头就走。那锦袍书生见状急忙拦去：“大少爷，我是奇秀，忘了我么？”扇子一扫，横挡于前，那亮眼粗胡汉子猛一斜闪，奇快无比地躲过了这扇子，冷笑道：“你不是你的大少爷，你认错人了。”翻身一掠，直纵窗门射去。

那锦袍书生想追却已不及，暗道：“敢情他流浪多年，武功竟未荒废？”但觉自己未尽全力，倒未必输予他，然已追之不着，干脆停顿脚步，转回赌桌，始发现所有的赌客和庄家皆惊目迎来，实摸不透有人前来押大注，且一身世家打扮，却喊那落拓汉子“大少爷”实透着玄奇。那锦袍书生笑道：“诸位受惊了，在下郭奇秀，乃江南“圣兴社”即“圣帮”，少总管，方才那人就是前掌门左海宁之子了，也是圣帮大少爷左仲仪，诸位可见识过了？”此语一出，众人皆诧，引来一阵怔呼，谁能相信“圣帮”大少爷会沦落至此三流赌场，纵使“圣帮”规定，掌门卸任后，得离开总坛隐居他处，不得再涉帮中事物，然那是指经营权，对于生活津奉，当然不能少，仍是富贵一生，哪像左仲仪沦落此局面实出乎众人意料之外。

小芹怔眼楞目，来了一位大人物竟然不知，对方果真富可敌国，难怪出手不同于常人，然他又如何沦落至此？郭奇秀道：“也许我家大少爷自责前掌门之死，故自我放逐，然沦落至此，实也不该，当其属下者，让其沦落至此，更是不该，不过，从今而后，一切将改观，诸位请拭目以待。”转向小芹，

拱手道：“银票是他的，烦请转交，对了，我这里还有一封秘信，能否一并交予他？”未等小芹回话，已将秘信置于桌上，随即向众人拱手回礼，潇洒而去。郭奇秀走后，赌场登时议论纷纷，尤其左仲仪沦落京城当落拓赌徒，更为人所津津论谈，有的说及乃圣帮自家斗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有的说及现任帮主不厚道，任由其他亲人沦落；有的则说左仲仪不该破坏圣帮声誉，纵使穷困亦该守节；另有揣测圣帮传出此举，恐有异变发生……众说纷坛，各有解释。

最为惊诧者，莫过于小芹，对方丢了银票和信封即走人，徒让她一脸错愕，不知该如何处理，毕竟自己和左仲仪不熟，根本不知其藏身处，对方若不来，如何能送此信件？怔愕中，场主段掌柜已出来圆场，笑道：“诸位继续玩吧，此乃圣帮家务事，大家拭目以待便是，莫要在此瞎猜无益，发财时间宝贵。”这一提及，赌徒方知发财时间宝贵；登时喝声“管他的，赚钱要紧。”随又开赌。段掌柜乘机将小芹带往后院厅堂，道：“你去送信吧，圣帮虽在南方，但组织遍天下，爹惹不起。”

小芹道：“话是没错，可是我根本不知他住在哪里，怎么送信？”段掌柜道：“陈三子曾见着他和一个叫丁幻的家伙走的很近，丁幻住于西角楼附近，你去瞧瞧，若不成，等在那里，总得等到人，我也查查，顺便放了风声，那人若真是左仲仪，总想看看信中写些什么，迟早仍会找上门，放心，没事，爹不会让你冒险。”

原来段小芹乃赌场大小姐，难怪二十年华即能升领班把台子，此既是自家家事，她怎么推得掉，立即抓得信封及银票，拜礼而去。段天城仰望夜色，暗叹一切莫要出事，平安度过方是，不敢稍稍大意，暗中派人打探，料理一切。多次，乃是有名的鬼域，白天倒可见得撩乞等人闲居，夜晚连他们都得走避，虽说如此，却已成为江湖人物活动最佳地点，然亦沾之即走，哪像自己等得森寒落魄？

眼看冷月西沉，已近四更，仍不见踪影，倒是鬼影嗖嗖，更显阴气，段小芹暗付：“难道对方亦是沾沾即走，根本非窝在此？”心念已起，得寻它法，再转一阵，有了决定，暗道：“地头是飞姊熟，找人也是她在行，不如请她帮忙。”身形一掠，往暗巷潜去。转行多巷，忽见豪门深宅，段小芹若识途老马，灵眼四瞧，但觉安全，随即掠墙而入，潜往一处清幽小阁，见得阁前题有“逸园”两字，满意一笑，轻唤道：“飞姊可在？我是小芹……”

里头赫见回音道：“是你？我还以为来了刺客呢。”门一推开，一长发美女笑颜招手：“进来吧。”已将手中暗器算盘子收下。段小芹欣喜，立即潜入，那飞姊将门带上，笑道：“坐，啥大事，让你三更半夜溜来？”将算盘子装回巴掌大的金算盘上，习惯拨弄着，笑道：“算了老半天，总没算着你会来。”

段小芹笑道：“当然是大事，才会摸来，飞姊的帐房当久了，算盘功夫越

显高明啦。”飞姊笑道：“怎有你在赌场混得快活，最近“亿嘉票号”生意扩张迅速，可把我累死了看到了四更天，我还把着算盘算个不停，惨呀，再此下去，铁定老的快，虚度青春。”

段小芹笑道：“怎会，大眼掌柜早把你内定一等夫人，还挑东挑西的。”那飞姊眼里：“他算了，是有点本领，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不合我胃口，不谈他，有何要事，说来听听。”坐定帐桌前一副八面玲珑龙珠闪个不停，似要看穿对方的心事。

段小芹最是欣赏飞姊的智慧，她原是“亿嘉票号”大帐房，任何帐目皆了若指掌，心算更是一流，甚至有过目不忘之能，和自己年龄相仿，竟也能混得亿嘉首席帐房，早已驰名京城，青倩女，青算盘，青神算等外号总津津乐道，能和她结拜姊妹，实与有荣焉。青逸飞笑道：“别老是瞧我，把事情说出来。”

段小芹哂地一笑，脸面飞红，干窘道：“每次见着你，总会幻想，你是如何摆平鄂龙那家伙，能当上大帐房，还顶了不得。”青逸飞笑道：“还不是一样，几两银子几两银子算得清楚就成了，先说说你为何而来？”

段小芹终想及要事，忽将信封晃着：“为它而来。”青逸飞喔了一声道：“有信赠我？”

段小芹笑道：“非也非也，大新闻，事关江南“圣帮”，这封信是“圣帮”少总管郭奇秀要我送予左仲仪的，玄不玄？”青逸飞乍楞，精灵眼珠大转：“怎么会落到你的手上？”段小芹立刻将经过说明，复又道：“我是等不着丁幻这个小子，才来找你帮忙。”

青逸飞眉头一挑，道：“我倒知晓丁幻的下落，可是左仲仪怎么会混迹北京？听说他已过气，十分潦倒……。”段小芹道：“是潦倒得只敢在赌场赌几两银子，圣帮的规矩倒也刻薄。”青逸飞目光一亮：“他长得如何？人品如何？想像中圣帮掌门，应有其架势。”

段小芹瞄眼笑道：“怎么？对他有兴趣了？可惜他像落魄郎，一大把胡子，像走江湖的，唯一可取的只有江湖豪气，我倒认为大眼掌柜比较适合你”。青逸飞摆摆手道：“别谈他啦，论人品，宝亲王还比他强，可惜……”轻轻一叹，不想多言。

段小芹一时静默毕竟她和姊姊全是汉人，和满人自有一段距离，尤其是皇亲国戚，那千万碰不得，否则四阿哥宝亲王弘历，人品武功皆佳，比起大眼掌柜鄂龙又强上三分，哪个女人不爱？飞姊虽未必对宝亲王有所感情，然在比较，选择，以及满汉隔阂下，感情世界总有了藩离，此才是让人感慨之处。青逸飞甚快控制情绪，道：“郭奇秀为何要千里送信，莫非圣帮有变？快快把们信笺弄来瞧瞧。”说着已将信笺照向了火烛，准备折封。

段小芹皱眉道：“这一拆封，不就穿帮了。”青逸飞道：“反正我们也不是

圣帮之人，拆了又如何？郭奇秀只顾送信，难道不知道这点？我看是没啥大不了的。”说完技巧地将封漆拷向火烛，待其生热后，叭地一声，轻易可拨开，笑道：“根本未黏紧，倒帮了不少忙。”

段小芹急道：“写些什么？”青逸飞念道：“仲仪吾侄，速回圣帮，洽谈接任掌门一事，唉呀，署名竟然是现任掌门左海瑞？”

段小芹诧异道：“那岂非分明要让左仲仪回去接掌圣帮？”青逸飞道：“恐怕是了……”又瞧得信笺几遍，道：“错不了，几行字，不可能写错，意思亦甚明显。”

段小芹忽觉想笑：“要左仲仪去接掌门？这个混混，赌徒他还能接任掌门么？”幻想接任后可能种种趣事。青逸飞凝目揣想，道：“奇了，若要传位，左海瑞怎么不传自己的儿子，何需传予左仲仪，难道他有此雅量？但照一般传言，他甚高傲，似乎不可能，其中必有原因。”

段小芹道：“可能另一场斗场风暴已展开，咱隔岸观虎斗便是。”目光泛邪，道：“说不定圣帮垮了，亿嘉可名正言顺进攻江南，打尽天下，届时飞姊功劳又多一件。”青逸飞道：“一切顺其自然吧，我可不愿亿嘉扩张太大，同时把自己累死，老实说，我想自己当老板，开个小米号，那样倒也逍遥，不必每天算帐至半夜。”

段小芹道：“你现在就能跳了来啊，凭你经验已绰绰有余了。”青逸飞道：“甭想了，到哪去开？在京城？谁敢到我那儿去？莫被说成叛徒才好，至于江南也是圣帮和鹰帮天下，根本难混。”

段小芹道：“倒也是了……不过，慢慢想，总有出路，等咱们完成大任务，其他啥都好办……”青逸飞拎起心神，道：“不谈这些，咱把信笺送至左仲仪的手上，看他如何反应。”已将火漆再次封妥，准备动身。

段小芹道：“飞姊要跟我一起去？”青逸飞笑道：“堂堂圣帮未来掌门，不去了解怎行。”

段小芹知其多少好奇，亦未阻止，待青逸飞封妥信交还自己后，已引路掠前而去。青逸飞虽着绸缎轻便装，却非罗裙，无碍行动，心念转处，不想更衣，立即迫掠潜去，她既名“逸飞”，自对轻功等有偏好，且卡过苦功，飞掠之际，直若轻烟鸟飞，不稍时已追上了段小芹，并引在前带路，倒让段小芹心悦诚服，飞姊武功又精进了不少，实乃女中豪杰。

左仲仪的确藏身西角楼，然却非在地上荒宅空屋，而是在地底密室。此密室虽似石牢，却打理得干干净净，石桌，石床，石柜应有尽有，应是当初设计者，专为避难藏身而筑。

石柜里美酒千百坛，有的已开封，酒香四溢。左仲仪正举饮一坛“玉冰烧”连灌数口方哈出酒气，诧声道：“怎会如此？”仍为郭奇秀突然造访之事不解，“到底发生了何事？”烈酒再灌，似想以酒醒神，一窥名堂。

灌饮中，忽觉石门轻轻呼动，左仲仪心神骤紧，右手一提，坛口酒箭已然射出，如若飞蛇，欲冲石门，此乃内家真劲已臻火候杰作……情急之下运劲逼酒成箭，伤人于百步之内，自属平常。石门开，溜进一位光头瘦身小子，其身形灵活闪入后，随又如猢猻般轻巧将门带上，呼了一声闷叫：“好险。”

左仲仪见状，赶忙运功吸回酒箭，酒蛇反冲回坛，动作干净利落，道：“是你，回来怎不通知一声，害我差点请你吞酒舌。”说完复灌烈酒。此人即是丁幻身材瘦小灵活，长像平淡无奇，走在路上宛若店小二，根本难引人注意，丁幻最引此为傲，常说道：“我天生就是当密探料子，扮谁像谁，准难被发现。”虽是光头，但满清发制乃剃头，前脑袋光秃得可以，他只要在后脑勺套上辫子，冒充他人甚是快速，尤其他已练得一身缩骨功，高高矮矮竟也变化自如，多年来皆以当密探维生，从未出过差错。

丁幻转身乍瞧酒箭回坛，心神一跳，那道酒箭可非同小可，半年前即曾被射及胸口，差点闷吐鲜血而亡，吓得他急切道：“主子，你可急了？发生何事？”几年前原是流浪他乡孤儿，后来碰上此人，亏他收容照顾并传授武功，始有今日，今生今世已认定他为自己唯一的主人，水里来火里去，从不皱眉头一记，瞧主子今夜反常，知有重事发生，调皮习性已收起，郑重地询及状况。左仲仪叹笑一声招手道：“过来坐下，事情可大了。”

丁幻依言走向八仙石桌，静坐下来，照往常，定抓起酒坛相互畅饮，此时却不敢乱动。

左仲仪并未拖延，随即说道：“郭奇秀已找上门，大概要我回江南。”丁幻道：“好啊，江南不是主子的地盘？”心想回去后，准是强龙入海，自有一番作为，自己也捞点好处。

左仲仪道：“好么？无事不登三宝殿，准是棘手事。”说完又灌了几口烈酒，心有千千结。丁幻意识到事情严重性，短须及眉头跳了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郭奇秀已找上门，总逃避不了，主子接着就是。”

左仲仪道：“我不敢承认身份，现在要逃还来得及。”丁幻道：“要逃么？爷您可是圣帮最有潜力之人，逃了未免太瘪了吧……”总觉任何事主子都能扛下，想逃，大概因潦倒因素，“我看还是面对面了解再说，毕竟身为圣帮一份子，自有责任。”

左仲仪道：“我算么早已不是……？”丁幻道：“怎会不是？我虽未正式入帮，但沾上主子，即以圣帮门徒自居，主子莫要让我失望了，地下门徒也行。”

左仲仪感慨一笑道：“好个地下门徒，混此地步，成也脸上无光。”丁幻笑道：“怎会无光？”主子不也无时无刻努力？”突地神秘一笑道：“快要有消息啦。”